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

3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③

主 编:张怀武
副 主 编:李 笑
责任编辑:王学铨 孙熙雍
王宝三 郭玉琳
韩国昌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

西部拓荒

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③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宁新出管字[2009]28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K

字数：150千字 印张：8

印数：00001-01000册 2009年1月出版

宁夏捷报印业有限公司

给后人留点什么？

张怀武

《西部拓荒》第三辑和大家见面了。翻看新闻老兵们讲述昨天的故事，饱含激情而又朴实无华，令人感慨，值得回味。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宁夏新闻事业的拓荒者；他们历经风雨，见证了宁夏新闻事业不断发展的方方面面；他们与时俱进，为宁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增光添彩。他们中有的人历经坎坷，但仍乐观向上；他们坚守职业道德，为文为人一丝不苟。他们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以各种方式贡献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他们的退休生活多姿多彩，充实而又平静。古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说：我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时期会比闲遐的老年更令人快活的了。当我想起许多有学问的勤勉的老人，他们在平静和幸福之中从事着文学和科学领域的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想知道，剧院中的欢乐、宴会上的享受或者女人的爱抚如何能与这些平静快乐相比！

上世纪末，联合国宣布 21 世纪为长寿时代。1995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划分提出新的标准：将 44 岁以下的人称为青年人，45-59 岁的人群称为中年人，60-74 岁的人群称为年轻的老年人，75 岁以上称为老年人，90 岁以上的人称为长寿老人。海外则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百岁笑嘻嘻，九十不稀奇，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六十摇篮里。”按这个说法，60 岁的人还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大好时光需要度过，60 岁退休是人生旅程中一个

必经的站点，但绝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第三阶段的开始。怎样度过这段大好时光，安排好人生的第三阶段是大有学问的。总体来说，过好退休生活，首途是颐养天年，健康第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这虽是老生常谈，却实在是至理名言。要因人因地适度锻炼且贵在坚持而不要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整天守着电视机或他在麻将桌上打发时光；要学点科学养生知识，不要因无知而生病或贻误生命；要根据自身情况，摸索规律，发挥自我调节作用，增强生命力；要保持良好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健全的个性、保持稳定的情绪。还要勤学多思、关心国内外大事，与时俱进，保持思想不停滞不僵化，脑细胞不萎缩，思维不糊涂，人就不会衰老。心胸开阔，豁达大度，思想境界高一点，生命力就会强。以淡泊的心态安享晚年之福，有余力做点善举之事，必然有利于身心健康，也体现了生命的价值。

曾在宁夏担任过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后任甘肃省政协主席的中教曾同志前几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给儿女们留点什么？》中老谈到他写这本书的动因是他的子女们一再说：“我们知道你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以留给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是你给我们留下一点精神的东西，也就是怎样做人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请新闻老兵们郑重考虑：我们应留给子女、给后人留点什么？

权富厚。

2008年12月22日

目 录

- 立志支宁献身报业 卢善成(1)
- 廿载沫濡泉涌 郑秀章(5)
- 鸡大夫 牛记者 杨玉林(10)
- 开国大典前在天安门看机器 蔺法先(13)
- 回忆宁夏电视事业的创建历程 胡亦卿(20)
- 我的回忆 咸兆瑞(26)
- 真诚的言说(节选) **吴 音**(33)
- 我当副秘书长长的日子 曹 林(44)
- 岁月悠悠 能不忆当年
——往事中的趣事佳话 毛 弋(48)
- 忆在电台农场劳动 徐凤亭(56)
- 忘不了的两件小事 郭玉琳(60)
- 宁夏解放初期的电影事业 李庆跃(65)

两次感受最深的回顾	尚同春(73)
一篇批评稿见报之前	常憬存(78)
为宁夏建设发展鼓与呼	朱以林(85)
划时代的“银川会议”	李 笑(91)
上海报童宁夏奋斗 50 年	边廷华(99)
改造洋设备	薛跃斌(107)
莫忘贫困	
——回忆在西海固的日子	朱康洛(109)
亲历“民以食为天”	王庆同(113)
楼的回忆	张 润(118)
值得赞扬的创举	宋师孔(124)
创办宁报《新闻工作》栏目的回忆	时茂青(131)
难忘的第一印象	刘 彬(134)
难忘的“三步曲”	薛婉庄(140)
历练三秩秋蟠桃伴今生	廖开式(144)
宁夏电视译制片史话	李树德(150)
我与西海固	
——西海固地区采访追述	罗大芬(157)

自办发行谋生机	曹绍曾(163)
初创《固原报》	孙熙雍(166)
一页山川	朱盛玫(170)
为对外宣传宁夏呕心沥血	韩国昌(175)
记者生涯片段	王学铨(181)
《银川晚报》报头题字	杨红兵(187)
记忆手中的摄影机	张建录(191)
新闻背后的故事	王宝三(196)
塞上小草也发芽	潘梦阳(204)
天涯路寻千百度	李景杭(210)
一次艰难的采访	侯金柱(217)
我的胡杨魂	陈凤林(222)
冒着严寒抓“活鱼”	周俊和(227)
文物普查记	陈清玉(232)
厚积薄发	艾 军(238)
美丽的谎言	赵 军(244)
忆在六盘山转播台工作的日子	王 萍(247)
编后赘言	李 笑(252)

立志支宁 献身报业

卢善成口述 晓边整理



男，汉族，浙江省吴兴县人，中共党员，1927年11月24日生。1951年3月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曾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人事局、上海市东昌区教育局、上海辞海编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1958年调干支宁，在宁夏日报社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1987年评为主任编辑，1988年退休。

“人生七十古来稀”。作为宁夏日报社老报人的我，现年81岁，已是跨越耄耋之人。1958年我从上海辞海编辑所调来支宁，在报社工作已五十年，由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平凡的工作中曾多次获得奖励和荣誉。

人的一生，要面对无数次选择。选择对了生命之舟乘风破浪，美满幸福；选择错了就会搁浅，亦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我是浙江吴兴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清朝秀才，父亲求学于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任职于上海中国银行。本人在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先后供职于上海市人

事局、东昌区教育局,1957年调入上海辞海编辑所从事编写历史条目工作。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宁夏日报》创刊。由于缺乏编采人员,报社派人去上海,动员上海出版系统工作人员支援宁夏建设。我自告奋勇积极报名,公布名单时,榜上无名。我又找宁夏驻上海办事处,再次请求支宁,后经批准调往宁夏日报社至今。

上海支宁人员到宁夏后,总感到宁夏不如大城市,生活工作条件比较艰苦,有的人后悔支宁,有的人调离宁夏回上海,我却始终如一、默默无闻地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我学的专业是历史,并对宁夏的历史略有研究。宁夏自古以来是一块有名的地区,土地肥沃、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民风朴实、人杰地灵,东临河、西靠山,地理环境、气候温度都很适应人们生存,因此被称为“塞上江南”。

我调入宁夏日报社工作后,先后在农村部、政文部、新闻研究部等部门担任编辑。1980年在编采工作时,发现报社资料组提供新闻资料既不系统也不规范,时效性又差,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乱,图书新闻资料被搞得残缺不全,并缺乏科学的规划管理。便立即向社领导请求去资料组工作,自愿担当起整理图书资料的工作。因20余年图书资料未经系统的规划,人手有限、工作量大,报社又派来7名年轻资料人员协助整理工作。在大家努力下,我们把尘封已久的大量积压图书,编号分类摆上书架,并制定出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经过半年的努力使资料组图书资料工作面目一新,获得领导的赞扬。

我以前对新闻专业并不熟悉。调至宁夏日报社后,靠自己虚心和勤奋,在新闻研究部从事好稿评选时,撰写了10多篇新闻业务评论文章,其中“读者意见调查报告”、“本报国际时事评析”、“评本报文化生活专版”等8篇文章,得到社内外好评并受到总编辑嘉

奖,先后3次被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2年全区召开第一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推选为编辑部的代表参加会议,后被自治区党委授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分子称号。1987年被评为主任编辑。由于我对新闻工作的执著和痴迷,1988年退休后,仍被报社返聘,继续工作至七十岁。在返聘期间,还在“宁报之声”上发了评报文章68篇,发表漫画作品132幅,深受读者欢迎。

我一生朴素平淡,不计得失,献身宁夏是我终生愿望。我为人正直诚恳,助人为乐,很有人缘。工厂工人说,老卢虽是知识分子,却很好相处。有的工人文化低,不善于写家信,我就主动替他们写信。有位退休老人,身患疾病,医生开具药方,本地买不到药,我便替她从外省邮寄买药治好了病。邻里乡亲家中有困难也总是找我帮助解决。1992年被选为银川市城区第八届人代会代表,在当代表期间,我也总是非常热心地为群众办事,有的居民报不上户口或领不上身份证时,就请我到派出所反映情况,我按照规定为他们排



图为卢善成同志下基层讲课。

忧解难。还与其他 13 位代表深入城区公安局各派出所进行调研，认真听取公安分局局长的发言，并查阅不少案件，发现问题及时促其解决。视察小组请我写出总结报告，由我作为小组代表发言，受到人代会领导的称赞，说我不愧是人民的好代表。

我热爱党的事业，1988 年退休后，还积极争取申请入党，1995 年被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5 年我被选为泽民巷党支部组织委员，经常走访本支部党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做好支部组织工作，2008 年被老干部党总支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廿载沫濡泉涌

郑秀章

笔名阿章、劳郑，学名郑春辉。1927年11月出生。浙江衢州人。1947年考入浙江大学，投身学运，参加地下党，后被迫撤往苏北老区。1949年随军渡江南下，分配在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1958年调宁夏日报工作廿一年。1979年调解放日报负责该报连载栏，并创办大型文学杂志《上海小说》，任主编十年。1995年离休后受聘上海《大江南北》月刊副主编。作品中有两部长篇连载小说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开枪，为他送行》、《上海舞女》(合著)，后者近日又被改编、拍摄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风尘舞蝶》。

感谢宁夏人民在我身陷困境时收留了我，时间长达二十一年(1958--1979)！使我得以“苟全性命于‘左’世”。

我来宁夏，事出有因：1956年，我参加全国首届青年创作会议后，思想有所解放，便写了一篇小说《寒夜的别离》，“文革”后，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当时颇获好评。孰料1957年此文挨了“反右英雄”姚文痞的棍子。因文罹祸的我，名沦黑籍。我原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在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地下党。此时已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解放日报难以工作。适逢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便被对口调来支援宁夏日报。来时30岁，正当盛年，而且怀着“赎罪”的心

情努力工作,堪称把美好的黄金岁月奉献给宁夏,因而宁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贺兰山下有相濡以沫的故人,有牵衣相送的茨藤,更有雪泥鸿爪印在宁夏日报上!塞上江南常在我的梦魂中,焉能不长相忆!

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我曾试填《如梦令·神游塞上赠诸友》以寄意:

隐隐贺兰烟拥,欲觅旧踪秦陇。犹忆茨藤红,处处牵衣相送。如梦,如梦,廿载沫濡泉涌!

“茨藤牵衣”是去中宁采访时的亲身感受,这一细节富有诗意。引入遐思。回想当年,茨藤牵我衣,如今更是牵我心。

在宁夏日报二十一载,最初分配在新建的资料组,我将解放日报对图书和剪报资料进行科学分类、查找的方法介绍给组内的同志们。米寿世、吉兰生等同志认真学习,迅速掌握,大大便利了编辑部同志查找资料。后来,我又调到校对组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部工作,报道林牧副渔,几乎跑遍了宁夏山川,编辑、采写了大量稿件。但都“隐姓埋名”,发稿不署我的真姓名和原来的笔名,常署“本报记者”,或署“劳郑”“守常”等。当时,农村部的秘书规定:我每周发可用稿不得少于四千字。各地通讯员来稿不够,就得自己下去抓!深感任务重,压力大。但怀着“彻底改变自己,争取重新入党”的思想,真诚地投入工作,当年的确有一股拼命精神。

记得到农村部工作时,正是贯彻农业六十条,第一次采访是奉命去贺兰县报道接春羔。我蹬了自行车,从县到社,又到大队摸清接羔情况,进而上贺兰山,深入到大队羊圈,与牧羊社员吃住在一起。光脊梁穿老羊皮大袄的牧羊人与我抵足而眠,和我谈“掏心窝子”的话。尽管我遭了一身虱子,但收获是丰富的:一个被羊倌们称

为放羊“好后生”的中学生成为我的重点采访对象。在完成接春羔的报道后,我又额外写了一篇人物通讯《放羊鞭子传给好后生》,在第一版发表(见1962.5.12本报),并配发了评论,新华社宁夏分社也转发了这篇通讯。这是我为宁夏日报采写的第一篇通讯。

1964年,自治区召开林业会议。区党委农办对防风固沙典型——白芨芨滩林场的材料不满意,要求报社派人去重新采写。时间紧迫,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我。该林场地处灵武、盐池交界处,在大



阿章2008年12月在上海环球大厦采访到写稿,一周之内完成,发表时署名“本报记者”。此稿经农办负责人一审就通过了,我也如释重负。它在宁夏日报(1964.2.26)头条发表,题为《沙漠绿洲的诞生》。

还有一篇通讯《一心滩上三代人》(见1963.1.6本报),有些题外话,颇为风趣。记得当时我乘了羊皮筏子去黄河中的一心滩,写了连载三天的《一心滩纪行》,是体现落实农业六十条的通讯稿。我住在生产队长家里,睡在一个炕上长谈,彼此亲如家人。他把家史、滩史都谈了,深深感动了我,促使我不得不写这篇额外的“副产品”。家在中卫的一位排字工人曾告诉我,当地的中学曾将此文编

漠戈壁上冒出一片绿洲,赏心悦目,确实不平常!我别无良策,惟有坚持与林场工人、技术员交朋友,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平沙丘、栽树苗,晚上睡在一个炕上聊天。一桩桩固沙造林的感人细节都被我“挖掘”到了。

采访到写稿,一周之内完

入乡土教材。当时一心滩的老乡听了广播、看了报纸，更是高兴万分。后来，一心滩的生产队长来银川参加会议，由宁夏广播电台的沙荻同志陪同来民族北街“寒窑”看我。他一见我，高兴得紧握双手不放，说：“哎呀，我的好老郑，你记性好，俺家的事，你一件不落，全写上了。”这天，恰巧是星期日，我留他吃饭，有一碗红烧鲤鱼，他吃了赞不绝口，说：“俺一心滩的黄河鲤鱼比你们银川肥得多，大得多了，咋没你们的好吃呢？”我告诉他，红烧之前，用油炸一炸。他说：“我们有的是胡麻油！下回，老郑你再来，我炸了黄河大鲤鱼请你！我再把‘大跃进’时顶住‘一平二调’的‘难心事’跟你说一说，你再写上一大篇篇子！”

他的“难心事”能写吗？写了能见报吗？他不干我们这一行，不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因而我只能“笑而不答”，也许他会误以为我“架子大”哩！

为贯彻农业六十条，我在农村部曾编辑、采写过一批爱护集体牲畜的典型，作正面报道，在《宁夏日报》一、二版发表。记得我还将采访得来的群众语言加以发挥，撰写了小言论《鞭子是给牲口指路的》，与典型配合发表。《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小言论。

在农村部工作时，我还利用采访新闻报道的“边脚下料”，写了一些散文，惹来了一场烦恼。事情的开始是一度在副刊部工作的关君放到农村部来，当着杨伯元、李维涤的面约我为副刊写些稿子。两位农村部的领导也同意了，我就写了一篇散文《塞上秋色》交三版的副刊发表。后来又写了散文《芦湖渔舟》《桃花汛涨鲤鱼肥》和一系列风物小品，如《茫茫草原甜甘草》等，在二版上发表。此时，我读到姚以壮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赞美宁夏川的散文，颇有启发，也想为塞上江南讴歌一番。于是，我写了两篇散文，一是《六盘山上高峰》寄《人民日报》；另一篇散文寄《光明日报》。不久，《人民日报》刊

发了署名劳郑的拙文《六盘山上高峰》。我本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岂料惹恼了当年的一位副总编，她一再追究，谁让你向《人民日报》投稿的？大有追查后台之架势。她又严厉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翘尾巴”“你忘了你是什么人”“摘了帽子仍是右派”，云云。随后，她又组织农村部开会批判我。“曾经沧海”的我对于批判已习以为常，所有的批判“照单全收”，无非如此而已。何况这篇散文是为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作新的解读，描绘今日六盘山新景，并无错误，总不能“批乌及屋”吧。会上，我主动交代，还有一篇散文已寄《光明日报》，该报函复拟采用。这位女副总编得此信息，如获至宝，估计她立即电告《光明日报》，要求退回该文。不久，我就接到《光明日报》退回原稿和已排就的清样，却不写片纸只字的退稿理由。我很气愤，立即扔进字纸篓。如今连篇名也忘了，十分遗憾。

记得“文革”前夕，我曾为《宁夏日报》编辑过《说古道今》栏，还曾试写一独幕剧《农村医闻队》，由朱英等化妆演出。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曾来观看，较为满意。

“文革”后期，我调往工商部工作，曾采写了学大庆典型《贺兰山上建井人》《坚持十年学雷锋——共产党员、老矿工邵万峰》《六盘天险变坦途》《沙海邮驼》等。

在宁夏日报二十一载，报社各级领导张源、马若、陈静波、杨伯元、李维涤、徐世祥、朱季燕、刘有铎和同志们都能正确对待我。“文革”中武斗一度盛行，十分混乱，但宁夏日报社各派都没有碰我一个指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与芳邻卢盛瑞、李笑两家成为患难之交，迄今保持联系。这一切都使我至今“犹忆茨藤红”并永怀“廿载沫濡泉涌”之情！